

這裏面還有需要補充的地方，就是：第一、經的前面已經寫出了十六位大阿羅漢，四位菩薩，及釋提桓因等，這裏為什麼，又要把他們寫出來呢？要知道前面是表示聽法，這裏是聽過了表示接受，而且也表示了始終如一。第二、這裏祇提出了舍利弗一位，其他又為什麼不說呢？因為舍利弗是智慧第一，要以智慧為先導，才能聽受這不思議的佛法，所以以舍利弗為代表，而其他的也就包括在內。第三、什麼叫做比丘？這好像在前面已經講過。我不妨再說一遍：佛教有四眾弟子，出家二眾，是比丘僧，比丘尼。比丘僧是男的出家人；比丘尼是女的出家人。在家二眾，是優婆塞、優婆夷。優婆塞是在家學佛的男人；優婆夷是在家學佛的女人。比丘是住持佛法的主體，所以每一部經上，都不少了他們。比丘的意義，是能斷煩惱，乞化為生，也就是內心上要清淨，外行上要清高。舍利弗，這一班師兄弟，外表上是比丘，實際上是大阿羅漢。比丘是羅漢的因，羅漢是比丘的果。有比丘不是羅漢，是羅漢必定是比丘。比丘的地位之高，也就在此。

第三、一切世間的世間，佛經上有三種世間，一器世間，二有情世間，三智正覺世間。器世間，是宇宙萬有。情世間是菩薩，羅漢，以及六道眾生。智正覺世間是佛。世者是時間，問者是空間。宇宙萬有，和一切聖人，六道凡夫，都生存在這時間與空間混合一起的環境裏，所以叫器世間，情世間。經上的一切世間，所包括的本來很廣，這裏却正指着天，人，阿修羅，三善道的眾生，因為念佛生淨土的法門，唯有這三道的眾生，最迫切需要而最適宜。三惡道的眾生，當然也需要，但為苦所逼，不能念佛。至三善道中尤以人道為宜。

第四、三善道中的阿修羅，為什麼叫非天呢？因為這一道的眾生，福德神通，實在比人道高遠，而與天道的眾生差不多。祇是因為他因中帶着瞋恨我慢而行佈施，所以感到有天之福，無天之德的特別一道，所以叫非天。這一道的眾生，男醜陋，女人美麗，雖有福德神通，而瞋恨心特別大，好鬪爭殺伐，所以人類中好殺的人，我們都喊他是修羅。

第五、歡喜信受的歡喜，這是表示聽法以後的慶幸，慶幸個什麼呢？要知到我們自無量劫來，沉淪在生死苦海裏，天上人間，牛胎馬腹，展轉受苦，無有出期。今天能聽到這念佛生西方的法門，等於病入膏肓，已經沒有回生的希望，忽然遇到良醫，投以良藥，使沈痾的重病，頓然有了起色。又等於久客他鄉，忽然得到家信，安得不慶幸歡喜呢！信受者，既然聽到這希有難逢的法門，單獨表示歡喜，那是沒有用，必得由信仰，而發願，而修行，那才有實地受用。信受就是表示信仰受持。作禮而去，就是修回去。

我再重復一遍：就是釋迦牟尼佛，說完了這部經已後，智慧第一的舍利弗，以及在會的諸大比丘，一切世間，如天、人、阿修羅等的千萬聽眾，聽完了佛所說的這念佛生西方的法門，各各皆大歡喜，一一的皆由信仰而

發願且受持，並且為釋迦牟尼佛，磕頭作禮而去。
各位聽眾！佛說阿彌陀經，經過三十三次的寫稿，勞煩廣播小姐三十次的廣播。我寫了六七萬字，講得好不好是另一問題，我總算花了不少的時間和心血，這在我們佛教徒，固然是應盡的義務，但是假如能在這廣播演講中，能有一個兩個，因而對淨土的法門，生起信仰心而實際來念佛，那我和廣播小姐們，就是有了極大的收穫，精神也就不算白費。
各位聽眾們！你們祇要信仰釋迦牟尼佛，是大慈大悲的救世者，他的說話，絕對不騙我們。我們祇要把整個身心交給阿彌陀佛，以阿彌陀佛為皈依，為依靠；常常的念阿彌陀佛，保管你事事如意，闔家吉祥，身心愉快；現在平安順遂，未來得生淨土。末了，我除感謝廣播小姐的辛苦以外，並且請各位同念一聲：
「南無阿彌陀佛！」

銀匠和洗衣匠

斐 譯

目連尊者收了二個弟子，他們跟着目連老師修行已經很久，但還沒

有開悟，有一天，舍利弗尊者問目連連說：
「您的兩位高足有沒有開悟呀？」
「唉！別提了，修學了這麼許多日子，不知什麼緣故，到今天還沒

有悟過一次！」
「那真可憐愍者！究竟您給他們教了些什麼呢？」
「呀！一個教他作不淨觀，離開執著；還有一個教他作出入數息觀，統一精神。但是……不知怎的，一些效果也沒有……」。

「哦！那麼，這兩個人從前是幹什麼行業的呢？」
「修不淨觀的那個，過去是幹銀匠的，學數息觀的那個，以前是洗衣匠」。

舍利弗聽了目連連的話後，暗自一想：
「目連一定是不會觀機，也不認人；洗衣匠教他數息觀，銀匠却教他不淨觀，當然又怎能叫他們理解得了呢？這簡直不大對經嘛！」

舍利弗想了一會，對目連說：
「您因為不看人說法，所以不論如何自費苦心，終也不能見效。幹銀匠的他終日拉着風箱，如果教他數息觀，那是最恰當沒有了。洗衣匠終日替人洗濯骯髒的衣物，若教他不淨觀，不是也很適當嗎？您的教法顛倒了，就是修一輩子也不會開悟呀！」

目連聽了舍利弗的忠告，覺得很合理，便立刻照他的話，令銀匠修數息觀，又教洗衣匠學不淨觀。果然，這二位弟子，都各自精勤修習，不久便證了阿羅漢的果位。

——大莊嚴經第七。